

何为文本细读(之一)

□ 王彬彬

—

其实,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,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一个喜爱美食者,对每一口食物都细嚼慢咽,像陆文夫小说《美食家》中的主人公朱自治,能分辨出食物与食物之间千分之一的味觉差别,就是在对美食进行“文本细读”。一个善于品酒者,端着一杯美酒,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,从酒里品出了丰富的味道,忽而是青草的味道,忽而是苹果的味道,忽而是榴莲的味道,就是在对美酒的“文本细读”。一个对自然风光有敏锐的审美感觉者,到了一处名胜之地,对每一朵花都细细观赏,对每一座山每一片水都流连忘返,就是在对风景的“文本细读”。

如果要对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下一个简洁的定义,那就是:文本细读就是一字一句地读,就是一字一句地品味。

或许有人会说,谁读文学作品不是一字一句地读?当然不是!正像并非所有人吃饭都是细嚼慢咽,也并非所有的文学读者,包括专业的文学研究者,对文学作品都是一字一句地读。汪曾祺小说《大淖记事》里,写大淖边的挑夫吃饭是“他们吃饭不怎么嚼,只在嘴里打一个滚,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”。而许多的文学读者,甚至以文学批评、文学研究为业的人,也是以《大淖记事》里挑夫吃饭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。常听有人说,他用一天的时间,读完了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。就算这部长篇小说只有二十万字,就算他这一天读了二十个时,那每个小时读了一万字。那也只能是粗略地读,走马观花地读,只求掌握一个大意,并不求品味一字一句的意思、意味、意蕴。

当然,比喻总难免蹩脚,以上的比喻也如此。

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,虽说不神秘,但是,作为一种文学欣赏行为,它的发生,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如果认为每一个文学读者,都具备对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能力,只要愿意便都能够做到对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,那绝对是一种误解。文本细读,当然是一种欣赏态度。但是,文本细读,却主要不是一个态度问题,而是一个能力问题。那些一目十行地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,那些“走马观花”其实是一种阅读习性的文学批评家,并非总是不愿意进行文本细读,也并非总是没进行文本细读,而是没有能力进行文本细读。文本细读作为一种文学欣赏行为,不那么容易发生的另一个原因,是必须有经得起具有细读能力的读者进行细读的文本。如果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进行细读;如果认为任何一部作品,具有细读能力者想对其细读便可以进行细读,也是一种误解。一个美食家,只有品尝的食物确乎是“美食”时,才能让其品尝能力得到起码程度的发挥;一个善于品酒者,只有所品者确乎是“美酒”,才能在慢慢地抿着中感觉到丰富的美味;一个对自然风光之美感觉敏锐的人,也必须眼前出现的确乎是“美景”,才能细细观赏,才能流连忘返。同样,一个具有对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能力的人,也只有所读者是经得起细读的作品,才能让他的细读能力得以显现。过去的作品就不说了。在当代,每年不计其数的新作中,经得起细读的作品是很少的。这并不奇怪。要出现一个总是经得起细读

的作家,是不容易的;因为一个作家,要写出一部经得起细读的作品,是不容易的。

所以,文本细读作为一种文学欣赏行为,是一个具有细读能力的读者(优秀读者)与一部经得起细读的作品(优秀作品)的相遇、相拥、碰撞。一个具有细读能力的读者,解读一部经得起细读的过程,就是一个优秀的读者与一部优秀的作品相爱相恋的过程,耳鬓厮磨的过程,欢度蜜月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有相互的欣赏,有相互的肯定,当然也有相互的质疑。或许有人说,文学作品如何欣赏、肯定、质疑读者?其实是能够的。一个优秀的读者,当他得意于自己对作品的某种理解时,仿佛看到作品也竖起了大拇指;当他确信自己对作品的某种感悟根据充分时,仿佛看到作品也在点头微笑;当他怀疑自己对作品的某种解读有些牵强时,仿佛看到作品也皱起了眉头。

金元时期的元好问,写过好些“论诗诗”。其《与张仲杰郎中论文》一诗,把文本细读者与经得起细读的作品之间的关系说得十分好。诗以这样四句开头:“文章出苦心,谁以苦心为。正有苦心人,举世几人知。”这是在慨叹作家难得遇到知音。一个作家苦心写出的经得起细读、也只有细读才知其妙的作品,希望得到善于细读者的理解、赏识。但这样的事情却并非容易发生。元好问又写道:“文须字字作,亦要字字读,咀嚼有余味,百过良未足。”“文须字字作”,这是从创作角度立论。一个好的作家,应该是一字一字地精雕细刻,丝毫不苟且,这样才能写出经得起细读的作品。“亦要字字读”,这是从阅读者角度立论。面对一部一字一字地斟酌写出的作品,面对一部以“吟安一个字,捻断数茎须”的态度写出的作品,一个好的读者也应该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品味、咀嚼。要以“咀嚼”的方式,感受作品的丰富意味;虽读百遍也不厌,虽读百遍仍嫌不够。然而元好问对同时代的读者表示了失望:“今人诵文字,十行夸一目。阙颠失香臭,瞥视纷红绿。”可是今天的读者,总是一目十行地读,那怎能真正领会作品的妙处。所谓“阙颠”,就是鼻子堵塞了。所谓“瞥视”,就是两眼昏花了。以“十行夸一目”的态度、方式阅读作品,不能真正读懂作品,就像鼻塞者不辨气味,眼花者不分颜色。元好问把“十行夸一目”的读者,比作鼻子堵塞者和眼睛昏花者,也让我们明白,“十行夸一目”,是一种态度,但更是一种能力的欠缺。并非因为“十行夸一目”,所以便“阙颠失香臭,瞥视纷红绿”,而是因为“阙颠失香臭,瞥视纷红绿”,所以才“十行夸一目”。

元好问的诗,也说明了一个道理:一部经得起细读的品,与一个善于细读的读者相遇,是并非随时随地可发生的事情。

二

我想,一个文学读者要具有文本细读能力,需要具备若干种条件。

首先,要有对语言超乎寻常的敏感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,这是老生常谈,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一部经得起细读的作品,必定是在语言上苦心经营的产物。作品丰富的意味、意思、意义,是通过修辞上的种种匠心得以表达的,而细读者也必须对作品的各种修辞匠心心领神会,才能把

握作品丰富的意味、意思、意义。优秀的作品,经得起细读的作品,往往是通过一些微妙的修辞方式,表达一种独特的情思。而欣赏者也只有感受到了这种修辞方式的微妙,才能懂得那情思的独特。文本细读如果能够成为一种批评方法,那它区别于其他批评方法的独特之处,便在于始终紧贴着作品的语言来表达对作品的感受、理解。我们知道,有许多文学批评者,只是把作品粗略一读,便开始高谈阔论,他们可以从作品的故事谈起,甚至只从作品中的一个情节、一个细节谈起,最后谈到九霄云外。而所谈论的东西,不但与作品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,甚至与文学本身也没有什么紧密的关系。文本细读如果作为一种批评方法,则绝不会对作品进行这般海阔天空式的批评。所谓“文本”,就是一字一句的语言表达。所以,文本细读,如果作为一种批评方法,必须始终紧贴着一字一句的语言来叙述自己对作品的感受、理解。文本细读,当然也可以读出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的意思、意蕴,但即使在谈论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的蕴含时,也是联系着作品的语言表达的,也是从对作品语言表达的细细咀嚼、品味中产生的感受、理解。

一个合格的细读者,首先必须对文学语言有超乎寻常的敏感,而对文学语言非常敏感的重要表现,就是能够精细地感受到作品修辞方式上的各种微妙。举个例子。鲁迅的《野草》,无疑是十分经得起细读的作品,无疑是非细读不可能懂得其妙处的作品。《野草》第一篇是《秋夜》。《秋夜》有一个著名的开头: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这个开头,其实是检验一个人是不是合格的文本细读者的一道试题,并且实际上已经检验了好几代读者。一直有人,而且每一代都有不少人,认为这个开头是纯粹的啰唆,是毫无必要的重复,是一种矫情,一种做作,甚至是一个笑话。为什么不说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”,而要用这么别扭的表达方式呢?但也一直有人能够领会这种表达的妙处,能够懂得这种表达与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”的区别,这便是天边的彩云与地上的烂泥的区别。我记得,现代诗人绿原说过,他就是因为这句话而迷恋上鲁迅的。他第一次读鲁迅便读《野草》,而翻开《野草》,读到这句话,便如受电击,从此迷恋上鲁迅。完全可以说,不懂得《秋夜》开头之美的人,是不可能领会《野草》之美的,当然,也不可能领会整个的鲁迅之美。不懂得《秋夜》开头之美的人,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文本细读者的。

一个合格的文本细读者,还应该具有良好的联想能力和想象能力。文本细读,是细致地感受、发现文本中蕴含的和可能蕴含的种种情感、思绪。细读者面对一部经得起细读的作品,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层面感受、理解作品的情感、思绪。一个是比较显性的层面,另一个是比较隐性的层面。有些情感、思绪,是在作品中表达得比较明确的,是一种字面上的意思;另一种,在作品中表达得比较隐晦,是一种字面背后的意味、意思,是一种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。感受、理解作品显性层面的情感、思绪,像品尝蟹黄蟹膏,比较容易些。而感受、理

解作品比较隐性的情感、思绪,就要困难些。讲究的嗜蟹者,吃螃蟹时,要用几种精致的工具,以把那藏在蟹腿蟹钳里的美味掏取干净。而一部经得起细读的作品,其字面背后的意味、意思,其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,便有点像藏在腿里钳内的蟹肉,细读者要充分获取它们,也要借助几种工具,而文本细读者的工具,便是联想能力、想象能力。当然,把一部作品隐性层面的情感、思绪比作藏在蟹腿蟹钳里的蟹肉,还有些不妥。那蟹腿蟹钳里的蟹肉,虽然隐藏着,但毕竟是先于持螯者手中的工具而实在地存在着,而善于细读者从文本中获得的情感、思绪,有时是通过联想、想象而创造出来的,作者在创作之初都未必意识到自己作品中隐含着这些情感、思绪,而是一旦被细读者揭示出来,作者便感到无比亲切,觉得这确实是自己要表达的东西,像失散多年的孩子回到了自己的怀抱。所以,那些被善读者发掘、创造出的情感、思绪,是作品中一种可能的蕴含。

一个合格的文本细读者,还应该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。在经得起细读的文本中,那些独特的意味,那些新颖的意思,那些深刻的意义,是或隐或显地存在,更是星星点点地存在着。细读者首先要能够感受、发现这些字里行间星星点点地存在着意味、意思、意义。一开始,当然是依着阅读的顺序,一个接一个地感受到、发现着这些意味、意思、意义,但要对本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解,却必须在这些星星点点地存在着意味、意思、意义之间,建立起一种逻辑关系。前面说过,一个合格的文本细读者,应该具备良好的联想能力和想象能力。细读者借助联想与想象发现着、发掘着甚至创造着文本的那些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,而联想和想象,要显得合理,要让人信服,则必须符合逻辑。一个文学创作者,不妨以非逻辑的方式进行叙述,不妨以意识流的方式完成一部作品。但一个文学欣赏者,一个批评研究者,却不能以不合逻辑的方式感受、理解作品。在通过联想、想象,创造那种原本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于文本中的意义时,细读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。细读者在把文本中的可能性转换为现实性的过程中,必须每一步都严密地符合逻辑,必须是环环相接、丝丝入扣,否则便成胡思乱想、信口开河。

一个合格的文本细读者,还应该具有充分的常识。文学作品,总要表现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,总要涉及多种多样的知识。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,往往体现出的,是人情物理,是人情世故,是人情冷暖。对于这些,都需要有充分的常识才能准确、深刻地理解。在经得起细读的作品里,往往一个细节里便包含着丰富的人性内容,便关乎人情物理、人情世故、人情冷暖。而要准确、深刻地理解这些内涵,便必须具有充分的常识。举个例子吧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回,写刘姥姥初进荣国府,终于蒙凤姐召见。在等着刘姥姥来拜见的时候,“凤姐也不接茶,也不抬头,只管拨手炉内的灰”。周瑞家的带着刘姥姥进来了,凤姐的表现是:“这才忙碌起身犹未起身时,满面春风的问好。”这几个细节,把凤姐的精明、势利、虚伪、伎刻,表现得淋漓尽致,没有充分的常识,便难以充分地理解其中的蕴含。

初读马平的短篇小说《猛追湾》(人民文学2024年第11期)时,似乎是在平淡地听着别人的故事,再读时,仿佛才能读出其中深韵,这部作品以细腻的笔触,生活化的语言,生动的人物形象,浓郁的地域特色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动人的生活画卷,传递出深刻的人生哲理。

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成都的猛追湾,这个充满时代和地域特色的地方为故事增添了独特的氛围,这里承载了城市发展的记忆,更是故事中人物情感和回忆的栖息地。故事围绕茶舍主人万璐,作家顾一芒以及沈老师一家展开,作者通过对话的方式,将各自的生活故事娓娓道来,平淡之下早已如潮水般汹涌澎湃,接下来我们主要从细节处着手,去探讨这篇短篇小说平淡文字下的深刻内蕴。

一、“有些路,需要分开来走”的意蕴建构

“有些路,需要分开来走”这句话在小说中前后出现了两次,分别是在:

“这样说吧。”沈老师说,“有些路,需要分开来走。”

结果,一个月里,沈老师只教了一句话:有些路,需要分开来走。

每每读到这两个地方,我似乎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在心里压抑着,到底是什么“路”需要分开来走?让我不得不在小说中如饥似渴的探寻,小说中沈老师和汤老师是万璐口中恩爱的夫妻,用文中的话来说就是“相依为命”“他俩一个也离不开”,如此依赖彼此的人又怎会说出这样满是别离意味的话语来?汤老师已经瘫痪在床,这两年来他戒了茶,但沈老师为何两年来始终坚持到茶舍买茶?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汤老师以前喜欢喝茶,沈老师习惯为他泡茶,这更是沈老师在以她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对汤老师的爱与习惯,用自己的方式期待着“她那游手好闲的老伴,恰好在一时光里醒了过来”,曾经生活里他们相互依偎,这条“路”是他们共同走的,后来汤老师病了,再到后来,他离开了,用沈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把她撵半路上了,不知不觉中,这条“路”只有沈老师一个人在走了,而沈老师确实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过好现在的每一天。

这大概是一条爱情之路,从两个人的成长到最后的生老病死,人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,然后才是爱情的结合体。有些路,注定要一个人行走,无论是在爱情的成长中,还是在最后分离的结局中,正如沈老师教给小雪的那些人生之思,小雪从大巴山区来到成都,一心希望能够在成都立足,在成都有个家,后来遇到了林小汤,他成为了小雪在成都的依靠,似乎靠着他,小雪才能在成都过活。小说中写到:“还把林小汤每月给她增加工钱的事也说出来了”,但沈老师告诉她:“你把他的钱退回去,这个钱我给你”,有些时候女性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,她教会她:“有些路,需要分开来走”,这依然是一条爱情的路,女性始终保持一个独立的身份,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生存方式,女性应该是进步的,有自己爱人的能力,也有被爱的权利,在爱情这条路上,我们都应该坚定地成就自我,自己变得更强大才能更好地爱人。

二、“藤”和“树”的象征意蕴

作者在这篇小说中用到了两个独特的意象,那就是“藤”和“树”,这两个意象一共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,分别是:

她说,我是大巴山中树,要来缠你成都这根藤了。

小雪说,我依然是一棵树。前年秋天,林小汤准备要做一根藤了。

“藤缠树了!”顾一芒说,“哦,树缠藤了……”

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,如果以“树”和“藤”来喻人,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下意识的认为男性代表着那

都市里的温情书写

——评马平短篇小说《猛追湾》

□ 冯静 李明泉

棵“树”,而女性代表着那条“藤”,但是小说作者却突破了传统意识的表达,在小说里,女性才是那棵参天的大树,女性亦可有顽强的生命力,亦可为爱遮风挡雨,亦可在爱情里成为强大的一方。正如上面提到的,爱情里的路有时要分开走,女性需要独立和成长,小雪过去是大巴山中的一棵树,如今尽管一个人在成都这样一个大都市里打拼,但她依然是一棵树,一棵不依附于任何“藤蔓、杂草”,向上生长的大树,这点在顾一芒的那句话中有更为明显的体现。当顾一芒背着方路时,他首先说的是“藤”缠“树”,但随即改了口,而是“树”缠“藤”,很明显作者运用了象征的手法,在这里“树”象征着女性,无论是小雪从一开始的依赖,到自己挣钱,到最后可以打理好家里,还是万璐这里,一开始就是一位独立有主见的女性,都反映出作者想要传达出的女性独立思想,这我不禁想到了舒婷的《致橡树》:“我如果爱你——/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,/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;/我如果爱你——/绝不学痴情的鸟儿,/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;/……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,/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”舒婷用“木棉”对“橡树”的内心独白,热情而坦诚地歌唱自己的人格理想以及要求比肩而立、各自独立又深情相对的爱情观,这里的“树”和“藤”也是作者独立又挚热的爱情主体判断。

爱情是小说中的一条重要线索,无论是万璐和顾一芒之间的漫长又缠绵的爱情,还是林小汤与小雪之间跨越年龄的爱情,都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美好,以及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中两人共同成长,互相成就的状态。除了爱情,作者也为我们展现了可贵的亲情,沈老师和老伴几十年的相濡以沫,沈老师对林小汤的关心呵护,还有超越了血缘关系的小雪和沈老师之间母女式的相互依恋,都让我们为之动容,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。亲情与爱情的交织,为小说钩织了一幅生活的温情画卷,透过爱情和亲情,我们看到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坚强,生活是充满困难和挑战的,但爱可以让我们勇敢地面对一切。

小说中的人物刻画细腻而真实,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万璐、沈老师以及小雪这样一批独立成长的女性形象,和顾一芒追求爱情的男性形象,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此外,小说还通过一些细节描写展现了生活的真实与美好。比如茶舍的布置、沈老师的红色手机、下雪的场景等,这些细节不仅丰富了故事的内容,更让读者能够感受到生活中的点滴温暖。

《猛追湾》是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。它以其细腻的笔触、生动的人物刻画、深刻的情感表达和丰富的主题探讨,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这样一篇充满温情的小说,让我们能够停下脚步,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与温暖。